

三月某日升臨仁廟不省御躬而卒

命贈顯慶院普濟寺十四寶嚴淨寺住持

僧行 庚十三之六

覺慈 高方士 李繼圖 經元嚴 僧主

德興 齊正 僧主 僧主 僧主

德安 僧主 僧主 僧主 僧主

德安 僧主 僧主 僧主 僧主

德安 僧主 僧主 僧主 僧主

德安 僧主 僧主 僧主 僧主

德安 僧主 僧主 僧主 僧主

德安 僧主 僧主 僧主 僧主

德安 僧主 僧主 僧主 僧主

弘簡錄卷六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雜行 唐十二之六 宦官

楊思勗 高力士 李輔國 程元振 駱奉先

魚朝恩 劉希暹 賈明觀 寶文場 霍仙鳴 焦希聖 俱文珍 呂如全

吐突承璀 馬存亮 嚴遵 劉克明 王守澄 仇士良

楊復光 兄復恭 田令孜 陳敬瑄 高仁厚 劉季述 孫德昭 韓全誨 張彥弘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姓蘇少給事內侍省太宗舊制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惟門閣守禦延內掃除黃衣廩食不任以事至思勗剛果有力預討李多祚論功超拜銀青光祿大

夫從臨淄王齊內亂擢左監門衛將軍玄宗即位倚為爪牙令

持節討伐黎敬仁林招隱始任以事奉使傳宣出尹鳳翔入主
書院皆門施榮戟其餘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劉奉延王承恩
張道斌李大宜朱文輝郭全邊令誠等殿頭供奉入蕃教坊武
德主當皆爲委任之務開元初安南蠻梅叔鸞舉三十二州外
結林邑真臘金隣等國據海南叛衆號四十萬自稱黑帝詔募
首領子弟十萬命思勗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由馬援故道出
賊不意遂大捷封尸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
又詔爲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生擒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
輔國大將軍給俸祿防閣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
十四年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
斬支黨三千人十六年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
說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發永道連三州兵

及淮南弩士十萬至灊州臨陣襲斬游魯馮璘追行範走盤遼
諸洞生縛之阮黨衆六萬獲口馬金銀鉅萬思最素性驚忍敢
殺所鹵囚必剝面務腦裂去頭皮以示勇故咸憚服不敢仰視
以是多能立功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治之龜楚不可計割肉
反啖至盡始截手足其慘毒若此卒時年八十餘其後監軍出
使權過節度奔走郡縣修功德市禽鳥所費不貲甲第名園上
腴之田咸爲所占半京畿矣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
仕封松滋縣侯

高力士馮盎曾孫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二閹兒一曰
金剛其一卽力士也武后獨喜其黠慧令給事左右因誚武三
思後有小過逐出內宮高延福以三思故收爲假子冒其姓歲
餘復召入旣壯身長六尺五寸有機變主傳詔勅授宮闈丞玄

宗在藩傾心結附昇儲奏屬內坊日侍左右擢朝散大夫內給
事預誅蕭岑等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卽位累加右監門衛將
軍至大將軍知內侍省事悉心委任凡四方奏事皆先省後進
小事卽令專決有涉討伐關係國家大事亦在所可否日惟眠
息殿帷雖休沐未嘗出微倖願見者若隔天人帝嘗曰力士當
止我寢乃安大臣若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
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皆因厚結取高位其餘
承風附進不可勝紀帝以太子瑛廢儲嗣未立意常忽忽不甘
寢食問爾朕家老揣朕何爲而然對曰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是
其言儲位遂定肅宗在春宮日呼爲二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
駙馬輩呼爲爹帝亦有時不名呼爲將軍帝見天下太平嘗欲
自逸語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審彛不讐付諸將寧不

適邪對曰臣聞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北兵方悍且
彊當思有以制之其指蓋謂祿山會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復
謂天方災卿宜言之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
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荅素性謹密與
時消息觀勢候便若臨覆敗雖至親愛一不之救以是無大顯
過後延福於潘州求得其母麥氏送長安封越國夫人追贈其
父廣州大都督加力士冠軍大將軍後侍帝齋大同殿帝問朕
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將吐納導引盡付林甫以天下事
若何對曰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旣振孰可議者且古制稅入
有常則人不告勞今宰相知京師漕運不給帝憚幸東都乃以
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私藏又竭亂始于此帝
不悅乃頓首自陳心狂語謬當死自是退還內宅不復言事加

累驃騎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於來庭坊造寶壽佛寺興寧坊
造華封道觀作於國力復截澧水作礮並轉五輪日夜破麥三
斛其規利如此帝又愛幸華州袁思藝然以驕倨故多畏之
不若力士巧佞人多悅及幸蜀獨力士從思藝乃走投賊帝聞
肅宗卽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心不忘孝吾無憂矣
對曰兩京失守。人流亡。河南漢北悉爲戰區。天下痛心。陛下
以爲無憂。臣不敢聞。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封齊國公賜實戶五
百。西內旣徙爲李輔國所構。配流黔州。至巫州地多薺人不知
食。因感傷賦詩。兩京作芹。賣五谿無人採。薺夏雖不同。氣味終
不改。寶應初赦歸至朗州。知上皇厭代。北望號慟。嘔血而卒。贈
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李輔國本名靜忠。貌倜儻。略通書計。初事力士爲閹。小兒主

廩中簿最能檢擿欺耗馬故得肥王鉞爲使薦之皇太子得親
近預謀誅楊國忠及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
至靈武復勸卽位係天下心擢爲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任
以心膂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委以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切收
掌素性深賊以謹密取信人主未嘗取肆酷嗜浮屠不啖葷人
咸目爲良善不之忌從還京師拜少府殿中二監領開廐五坊
宮苑營田栽接總監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封成
國公賜實戶五百宰相羣臣恒因以時見天子常止銀臺門決
事置察事廳兒數十人吏有過秋毫不得隱凡州縣獄訟三司
制劾有所捕逮未嘗聞奏皆私判處因稱制勅羣臣無敢議出
則介士三百爲衛人貴幸至不敢斥官呼爲五郎宰相李揆以
子事之號五父帝爲取元擢女爲妻授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

省李峴切諫言且亂國。於是有詔敕不由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帝以太上皇居興慶宮。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王真公主常在左右。梨園子弟日奏聲伎爲娛樂。輔國恣力士不爲之禮。乃矯上旨取興慶宮畜馬三百。祇留十疋。會上皇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每徘徊觀覽。父老過者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劔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賜酒。詔公主及如仙媛王之。又召郭英又王銑等飲。賚厚賞。輔國因是譖言太上皇居近市。塵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入宮。禁中。帝不悟其奸會。帝有疾。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辟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上皇始知。語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力士厲聲呼輔國曰。重

十年太平天子。今欲何爲。叱令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
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前傳太上皇旨。慰問將士。咸納刀再拜。呼
萬歲。乃呼輔國上前。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纔
厓老數十。太上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見左右皆流
涕。旣而曰。興慶本吾王地。數以讓皇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
未幾。流承恩播州。魏悅。漆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貞觀。料後
宮聲樂百餘。更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上皇自是怏怏不豫。
至棄天下。輔國旣得志。進爲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
夾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
會酣宴。竟日。益厭然驕。歛求爲宰相。帝重違其意。語曰。卿勲力
何任。不可。但羣望未一如何。又諷裴冕等聯表薦已。帝密撻蕭
華。使諭止。冕張后數疾。其專帝寢疾。召太子將誅之。不遂。語載

帝記代宗立以有定策功愈跋扈至語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
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積不平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
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之頗自謂安俄冊廷司
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元振欲奪其權請加禁制因賜以大
第俾出居於外用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開廐羣牧苑內
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
中外聞其失勢舉手相賀輔國始惘然憂懼不知所出表乞罷
政詔進封博陸郡王朝朔望欲入中書作謝表閣者不內輔國
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即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不欲
顯戮遣武士杜濟夜刺殺之投首溷中。年五十九殊右臂告泰
陵爲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濟後爲牙門將至

梓州刺史

程元振與駱奉先皆三原人元振少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
龍院副使代宗立有功拜右監門衛將軍上柱國知內侍省事
尋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加鎮軍并右監門衛皆大將軍封保定
縣侯不踰歲又進驃騎大將軍改封邠國公贈父元貞司空母
郝氏趙國夫人盡總禁兵權震天下在輔國右而凶決又過之
軍中呼爲十郎王仲昇以元振薦驟擢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
大夫

將軍兼大
夫始此

裴冕以山陵事與忤撫摯輔國黨韓穎劉烜等

罪貶之來瑱方守襄漢有功坐諉囑不應因仲昇共誣殺瑒又
構同華節度使李懷讓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加媒孽又與
魚朝恩交口毀郭子儀天下方鎮聞之皆解體物議囂然廣德
初吐蕃党項扣便橋帝倉黃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閻
蕭然爲空博士柳伉上疏條其罪惡請斬元振首馳告天下帝

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官爵。放歸田里。帝還京元振謀復用
潛衣婦人服私舍司農卿陳景詮家事露因謀不軌御史劾按
下臺鞠訊長流溱州。貶景詮新興尉。行至江陵死。奉先歷右
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以監僕固懷恩軍恃恩貪甚
懷恩不平旣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
氣焰赫然永泰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鄆縣拜奉先爲軍使
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魚朝恩瀘州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通書計善宣
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爲三宮檢責使歷左監門
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始置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卽以命之史思
明再陷洛陽命將神策兵屯陝東思明長驅至硤石遣將衛伯
玉敗賊康文景等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

郡公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寇東幸衛兵離散北至華陰朝恩
悉軍奉迎乘輿六師方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使專領神
策軍賞賜無算僕固瑒攻絳州朝恩遣李忠誠討之監以霍文
場捷于萬泉瑒又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遣王景岑討之
監以王希遷遂生擒良及高暉等引吐蕃入寇復遣劉德信討
斬之朝恩因麾下數有克獲竊以自高忌媚子儀乘相州敗醜
爲誣詆肅宗不內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初立未及寤子
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慙因勸
帝徙洛陽時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敵數犯畿甸
欲遷洛避之宰相未及對有近臣詰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
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子儀亦謂不可乃止平
居好引後生文士處門下講授經籍大義作文章大言才兼文

武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閣使加封鄭國公上日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同送京兆設食教坊奏樂俳倡侑燕選大臣子弟二百爲附學生列於兩廡朱紫雜然帝賜餐本錢千萬取子錢供廚餽每視學神策兵皆從京兆黎幹率錢餉勞一費數十萬色常不足會釋菜百官咸在執易升坐講鼎折足覆餗之象以侵宰相王縉怒甚元載更益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大曆二年獻通化門外賜莊爲寺以資太后冥福卽賜以后諡名章敬寺窮極奢麗一時材木不足至撤曲江亭館華清樓榭自司行署將相故第以佐興作費踰萬億是歲遣盜發子儀先冢三年讓還諸使加內侍監增封韓國公賜實封百戶宰相百僚因太后忌辰於興唐寺行香朝恩設齋寺外車坊延就食恃其寵貴恣談時政無所忌憚惟禮部

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心輒不懌俄黜衍以動造又將謀易執政以震朝廷大會都堂言宰相者和元氣轉羣生今水旱不時饋運空竭天子卧不安席不退避賢路尚可默默乎宰相俛首坐上皆失色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以軍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可相維復屯兵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目害我所昵信神策都虞侯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擢爲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暹諷置獄北軍陰縱惡少橫捕富人考訊中以危法入其貲產悉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萬年吏賈明觀尤凶蠹倚朝恩恣行捕搏積財鉅萬人無敢發朝廷裁決。或有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子

令徽尚幼與同列爭忿朝恩見帝願得金紫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滋不悅遂倚載決意除之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凡隱謀輿語悉聞于帝希遲覺密白朝恩稍爲之懼又見接遇未衰復自安潛謀不軌嘗以體肥乘小車入殿衛以武士百人射生將周皓統之而皇甫溫握兵在外載乃擢溫代李抱玉節度鳳翔陽重其權留京師未遣密約皓與共誅朝恩載又議析鳳翔郿縣與京兆而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以自封殖不知爲已虞也會子儀密白朝恩久領內兵結周智光爲外應不早圖變且大謀始定方寒食禁中宴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載守省中朝恩至帝責其異圖尚自辨詰語甚悖傲皓與左右禽縊之還尸于家年四十九帝隱其事下詔祇罷觀軍容使增實封戶六